



天子之笑：宋仁宗的表情政治与生活日常

程民生

摘要：史籍可考宋仁宗十八例笑，在位四十一年，大致平均每十年四例，在北宋诸帝中频次最低。盖其少年时本性受到刘太后的压抑，养成了不露声色的习惯，很少表现出喜怒哀乐。概括而言，宋仁宗宽厚、赞赏之笑六例，正是其仁恕包容个性的体现，建构出宽厚仁恕、上下相得的个人化君臣关系。婉拒、不满之笑五例，是宋仁宗对臣下的委婉批评，均为保全大臣或朝廷体面。无奈、讨好赔笑三例，是对制度设计的遵从和维系士大夫政治生态的自觉选择。轻松愉悦之笑四例，皆与日常生活相关，展现了作为普通个体的帝王生活日常。宋仁宗的天子之笑基本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富有人情味，惯以柔性方式化解人际矛盾，即便心存不满，也常以笑意表达；二是姿态平易、内容驳杂，多生活场景。宋仁宗之笑，既是其个人仁恕、理性、宽和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是宋代政治文明的生动符号，更是对“与士大夫治天下”这一政治伦理的表情实证。宋仁宗在君臣关系中主动屈尊的罕见姿态，展示了皇权不能任性的宋朝理念，君臣共治格局在这一时期表现突出。

关键词：宋仁宗；笑；君臣关系；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43-08

宋仁宗十三岁登基，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羽翼下成长了十一年，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亲政。其间经历了“宋夏战争”和“庆历增币”，西部边患严重，西南地区发生了侬智高叛乱。因循守旧和内外压力使“三冗”危机更加突出，宋仁宗任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但积重难返，新政持续一年多便告失败。社会经济则日渐繁荣，文化教育出现一个高潮，台谏官及各级官员勇于批评皇帝、抨击朝政，政治相对开明，学术上出现了儒家内部的百家争鸣，乃至有“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1]之誉。因其仁厚，所以庙号“仁宗”，史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2]251}，乃是最高评价，故而最为后人怀念赞颂。

我们研究宋仁宗的表情政治之一：笑。笑的内涵极为微妙复杂，同样是笑，不同场景，意思各异，诸如“笑里藏刀”之类，即使在现场也很

难判断。尤其是帝王之笑，绝非单纯的情绪宣泄，通常是政治意志的延伸、时代与朝政的反映，富含真实微妙的历史价值，实质上属于可视但难解的心理动态，值得特别揭示和关注。尽管很难分类，但从研究角度又必须大致分类列举解读，虽然勉强，庶见概况。

一、宽厚、赞赏之笑与君臣关系建构

宋仁宗的宽厚、赞赏之笑，均发生在君臣对话的场景之下，既体现出其“仁孝宽裕”^{[2]175}的性格特征，又建构出宽厚仁恕、上下相得的君臣关系，为我们理解宋仁宗之“仁”和这一时期的政治文明提供了“性情史料”的微观视角。以下可考宋仁宗宽厚、赞赏之笑六例。

皇祐年间，有位东北明经出身的经筵官，在给宋仁宗讲《论语》至“自行束脩以上”^{[3]84}时，忽

收稿日期：2026-03-01

作者简介：程民生，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 475001），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然联系现实道：“至于圣师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3]84}言外之意，是向皇帝索要讲课费，侍筵的衮衮诸公认为这种索取行为相当贪婪，无不替他羞愧，“惊愧汗浹”^{[3]84}。次日，皇帝传令“经筵臣僚各赐十缗”^{[3]84}。大家都感到如同犯一般耻辱，商量着共同拒绝，交回束脩。宰相宋庠单独对皇帝说，其人的鄙猥之说自当谴责，皇帝反而给予赏赐，恐怕不合适。但既然已经发过了，大家只能拜谢罢了。只是，“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议非便，今谨独纳”^{[3]84}。宋仁宗笑曰：“若卿弟独纳，不独妨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传朕意受之。”^{[3]84-85}此笑是幽默的宽厚，充满人情世故的意味深长，为周全顾全之笑、护臣体面之笑，体现极强的人情练达与仁恕包容。

翰林学士宋祁一次路过城南繁台街，遇到宫内女官的车队，他是名士才子，知名度很高，其中一位宫女卷着帘子看到他便说：“小宋也。”^{[4]55}被宫女认出的宋祁闻听很得意，遂作一首《鹧鸪天》词云：“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4]55-56}词中以万重蓬山比喻宫禁之隔，相见无缘，用典巧妙，将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诗句引入词中，把一场偶遇的惊艳和相思的苦闷写得淋漓尽致，在开封城传唱不已，以至于传入皇宫。宋仁宗打听到此女后，遂召见宋祁，从容地谈及此事，宋祁羞愧难当，哪知“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4]55}。宋仁宗此笑豁达宽厚，体恤臣下，是爱才又通情达理之意，以“蓬山不远”四字，轻松化解词中哀怨，既懂诗词，又通人情，竟将此女赏赐给宋祁，成人之美。

《礼记·檀弓上》中，有“君即位而为椁，岁一漆之”^[5]的说法。“椁”即君主的贴身棺木，即位之初就要预备，以后每年漆一次。但在为皇帝讲授的经筵中，因涉及死亡凶事，讲官按惯例回避，“不忍明说，贴黄掩之。上以拍揭起潜窥。迨讲退，留宋尚书祁以问之。宋备陈其义。上曰：‘当筵盍显说？’宋谢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鉴，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惮焉？’”^{[3]62-63}讲官不忍心明说此事，便用黄纸条把这段文字遮盖起来，宋仁宗却掀起

纸条偷看，讲读结束留下宋祁询问此事。宋祁把其中的礼制含义详细奏对后，坦陈这是臣子不忍心言说之事，以致让皇帝未能明见，罪该万死。哪知宋仁宗却说死生本是常理，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此看透生死的宽厚豁达之笑，对君主而言实属少见。

大名府有一士兵，背后生出形状蜿蜒如龙的肉瘤，长官程琳认为龙是皇帝的象征，恐有异常，将其囚禁入狱，然后上报朝廷。宋仁宗看到奏章后，“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赘耳。’即令释之”^{[6]74}。以医学常识破除谶纬迷信，体现宋仁宗理性宽容、不惑于谶兆的帝王格局。大名府长官少见多怪，敏感过度，可气可笑。

皇祐五年（1053年），狄青平定广南侬智高叛乱后，因功被提升为枢密使。大臣庞籍极力反对，认为武将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有尾大不掉之虞；再者以前武将没有授予枢密使的先例，恐狄青遭到舆论的围攻，难以保全他的功名。庞籍就此事与宋仁宗争论了数天，最终宋仁宗经过反复思考同意了他的意见，“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为深远矣。’”^{[7]4208}。这是赞赏的笑容。

老将王德用擅长射箭，一次陪皇帝在瑞圣园射箭，谦虚地推辞道：“臣老矣，不能胜弓矢。”^{[2]9468}宋仁宗“再三谕之，持二矢未发。帝顾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谢，一发中的，再发又中”^{[2]9468}。在宋仁宗的再三要求下，王德用只得射出两箭，全都命中靶心。“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尔，孰谓老且衰乎？’”^{[2]9468}这里的笑是欣喜夸赞的笑。笑里既有对臣子忠诚勤勉的肯定，更暗含对老臣宝刀未老的激赏。

以上所举前三个笑例，涉及宋庠、宋祁二兄弟。经筵官索要束脩，宋庠为宋祁拒绝赏赐，宋仁宗以笑的方式轻松化解宋庠的顾虑。宋仁宗此笑是体恤大臣之笑，瞬间消解了宋庠身在中枢的尴尬处境，建构出宽厚仁恕的君臣关系。然宋仁宗赏赐宋祁宫女，实为有意成人之美。《宋史》载宋祁兄弟二人“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然清约庄重不及庠”^{[2]9599}。宋祁《鹧鸪天》一词巧妙化用李商隐名句，将与宫女的心意相通表达得淋漓尽致，虽不够清约庄重，但才华尽显。面对宋祁的羞愧惶恐，宋仁宗笑曰：

“蓬山不远。”此笑是宋仁宗爱才惜才之笑，同时也是对臣子情感生活的体恤理解，瞬间拉近了君臣距离，以一种体人情的姿态，成就了君臣互动的一番佳话。经筵回避为君漆内棺事件，宋仁宗对生死之事一笑了之，显示出其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多以仁和的方式包容臣下。释放大名府长肉瘤的士兵则彰显出宋仁宗慎刑罚、重人命的执政风格，是“为人君，止于仁”的体现。宋仁宗对臣子的四例宽厚之笑，是其政治意志通过情感表现的外延，建构出宽厚仁恕的个人化君臣关系。

在宋仁宗对庞籍、王德用的两例赞赏之笑中，笑作为笼络安抚重臣的政治手段，展现出对朝臣能力的倚重和认可，上下相得的君臣关系通过天子之笑得以构建。庞籍在明道年间曾任殿中侍御史，直言直谏，刚正不阿，孔道辅对其评价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2]10198}依智高叛乱发生后，宋仁宗遣狄青为宣抚使，但谏官韩绛谓武人不宜专任，庞籍以为“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2]10201}。叛乱平定后，宋仁宗对庞籍十分认可，称“青破贼，卿之力也”^{[2]10201}，并提拔狄青为枢密使。但这一新的任命却遭到了庞籍的反对，他忧虑枢密使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与皇帝连争数天。庞籍对狄青人事任免态度的前后变化，是基于特殊战时状况和维护朝政稳定作出的全局考量，体现出仁宗朝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宋仁宗最终接受了庞籍的建议，并笑赞其谋划深远。此笑缓解了之前的君臣冲突，以安抚的姿态表达了对大臣执政能力的赞赏。王德用作为北宋御边名将，十七岁时就随父出击李继迁，宋仁宗对其颇为倚重，经常遣使询问边事，君臣关系十分融洽。宋仁宗对王德用的赞赏之笑，既是对其军事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功勋老臣的宽待。

史籍可考宋仁宗共十八例笑，宽厚、赞赏之笑多达六例。仁宗朝宽厚仁恕、上下相得的君臣关系造就了相对宽松的政治风气，塑造了这一时期士大夫们的精神品格，涵养了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诸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庞籍等人。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坚守政治原则与底线，关心朝政走向和国家命运。苏

轼曾高度评价仁宗朝对士人的培养：“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用。”^[8]可以说，仁宗朝是一个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为后世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如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王岩叟、范纯仁等人，仍将继续活跃在宋神宗、宋哲宗乃至宋徽宗政坛。正如《宋史》所言：宋仁宗在位期间，“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2]251}。君臣共守的宽仁底线、宽松包容的政治风气，是为宋朝延续三百余年之根本。

二、婉拒、不满之笑与君臣冲突应对

宋仁宗婉拒、不满之笑共有五例。宋仁宗始终没有皇子，这是其一大心病，与此相关的笑有三次。其中一次为早期的轻松愉悦之笑，后两次为禁止臣僚讨论皇嗣问题的婉拒之笑，下文将分类加以论述。不满之笑三例，是宋仁宗对臣下的委婉批评，均为保全大臣或朝廷体面。在这些笑例中，天子之笑作为君臣冲突应对中的管理机制，清晰地标示了皇权的边界，又以柔性化的方式化解了人际矛盾。

嘉祐六年（1061年），韩琦以“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2]10225}，寻机向宋仁宗提及立嗣事宜，“帝笑云：‘后宫方有妊者，且更待之’”^[9]。此笑是期待，也是委婉地拒绝大臣进一步谈论此事。但所生都是女孩，期望破灭，最后无奈只好先立过继的赵宗实为皇嗣。枢密使张昇闻听大惊，“失声言曰：‘许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议已定，不须惊也。’”当日下殿，便降文字”^{[10]601}。张昇认为立嗣大事怎能轻易确定，都不告知我枢密使？宋仁宗笑着说：商议已经确定，不必惊慌。退殿之后便正式颁下诏书。宋仁宗一笑安抚张昇，语气平和却意志坚定，既稳住大臣情绪，又表明此事不容再议。

宋代十分重视对帝王、尊亲名字的避讳，违者视为大不敬。庆历中，民间教师胡瑗以白衣召进朝廷，为宋仁宗赵祯讲授《易经》，“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6]84}。“乾元亨利贞”中

的“贞”与在场的宋仁宗赵祯之“祯”同音,应避免而未避,惹得皇帝和大臣大惊失色,古板的胡瑗却以“临文不讳”的古训解释,坚持经典诵读应尊重原文。但讲到“民无恒产”时,却读“恒”为“常”。宋仁宗以为是避宋真宗赵恒名讳,不觉失笑,意思是前后不一,此微笑实际是不满的委婉表达。事实是,早在两百多年前唐穆宗李恒即位后,此字就开始读作“常”,流传已久,已经成为习惯的读音,并非胡瑗标准不一。宋仁宗学力不及此,冤枉了胡瑗。

宋仁宗与范仲淹的执政理念不同,他通过“密试策论”的方式,暗中考察范仲淹的真实才学与施政构想,“策进,果无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谈耳。’因喻令求出,遂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因不复用”^[11]。宋仁宗认为其政见多泛泛而谈,缺乏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多是儒家道德层面的倡导,难以应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复杂局面,随后示意范仲淹主动请求外任,任命他为河东陕西宣抚使,此后不再重用。此为失望不满之笑,是一种以温和方式体面收场、保全大臣颜面的政治艺术。

欧阳修自述:宋祁称有高官喜爱其文章,托己求取,遂将近期十篇文章相赠。不久宋祁告知该高官读文后不甚满意,还质疑其文格调退步,欧阳修笑而不答。欧阳修任知制诰时,听闻有高官盛赞丘良孙之文,经查发现,丘良孙所呈之文正是自己此前所赠十篇,原来是丘良孙盗文献官,而称赞者恰是此前质疑他的那位高官。欧阳修不愿揭人之名,仅大笑而已。后欧阳修外任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载丘良孙献文得官,查看其献文后,发现竟是令狐挺所作《兵论》,愈发惊叹。等到欧阳修担任侍从官时,趁机向宋仁宗讲述了这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12]230}宋仁宗认为欧阳修说得有道理,不再追夺其官职,只是长时间地发笑。他先因如此剽窃行径发怒,后因大错铸成,只好以维护朝廷体面为重,但笑声不已,既笑丘良孙之鄙陋、己之失察,更笑制度漏洞竟使盗文者得逞,包含着不满与自省。

宋仁宗的两例婉拒之笑,均与皇嗣有关。

宋仁宗一生无子,储嗣问题成为其执政晚期的重要政治事件。至和三年(1056年)皇帝患病,臣僚们接连上疏,请求早立皇嗣。宋仁宗于是自己求助于佛教,请来法华高僧。面对侍卫的阻拦,上笑曰:“朕请而来耳。”^{[13]318}此笑是立嗣讨论初期的轻松愉悦之笑。而随着仁宗年纪渐长,皇嗣终无所出,包拯、范镇等人纷纷请立皇嗣以固根本,言辞十分激切。嘉祐六年(1061年),面对韩琦的立储之议,宋仁宗仍对生子怀有期待,以笑来阻止大臣进一步谈论。宋仁宗此笑是无奈的婉拒之笑,在立嗣语境的争论之下,笑作为君臣之间的冲突应对方式,表明此事无需再议,既照顾到大臣情绪,又标示了皇权边界。嘉祐七年(1062年),宋仁宗最终选立赵宗实为皇嗣,枢密使张昇闻听大惊,上笑曰:“议已定,不须惊也。”^{[10]601}此笑为安抚之笑,同时也是皇权不容置疑之笑。

宋仁宗不满之笑三例。在胡瑗讲经避讳帝名的笑例中,虽是皇帝因学力不足冤枉了胡瑗,但胡瑗毫不避讳帝王名字,惹得君臣上下大惊失色,宋仁宗冷笑胡瑗标准前后不一,是帝王不满情绪的间接表达,也是对臣下的委婉批评。而宋仁宗与范仲淹是北宋中期君臣合作的典范,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总结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宋仁宗对他加以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于顶点。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使宋仁宗开始疏离范仲淹,最终将其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①。宋仁宗的不满之笑正是在范仲淹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之际,此时君臣关系已出现裂痕,但面对这样一位为大宋朝政日夜谋虑的肱股老臣,宋仁宗即便认为范仲淹的政见多为“老生常谈”,仍以笑意委婉表达不满,极富人情意味。最后欧阳修文被人剽窃得官的笑例,宋仁宗从“骇怒”到“发笑者久之”^{[12]230},是在当事人欧阳修劝说下的不予深究,其中既有对剽窃得官行径的强烈不满,又带有检讨自嘲之意,朝廷体面在天子的不满之笑中得以保全。

在宋仁宗的天子之笑中,婉拒、不满之笑多

达五例，仅次于宽厚、赞赏之笑。仁宗朝的君臣关系整体上较为宽松、融洽，但当君臣双方发生矛盾时，一方面皇权不容侵犯，帝王始终把握着君臣间交往的尺度，如宋仁宗以笑来表达拒绝和不满，天子之笑作为冲突应对中的管理机制，标示着皇权的界线。另一方面，宋仁宗充分考虑皇权、人情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即使心怀不满，也善于用柔性方式处理人际矛盾，以笑的姿态保全老臣或朝廷体面。总体而言，面对君臣冲突，宋仁宗采用的是一种更为温和、柔性化的处理方式。宋仁宗的婉拒、不满之笑是政治智慧和表情艺术的微妙平衡，也是帝王表情政治运作的绝佳案例。

三、无奈、讨好赔笑与君臣共治格局

宋朝本质上虽是专制王朝，但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皇帝的权力受到很大制约。对于皇帝的旨意，相关部门有封驳诏令的权力，如门下省“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驳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2]3776}，可以对皇帝的命令予以驳正。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中枢的官僚士大夫们，对现实政治更有着天然的热情和主体责任感，经常对皇帝的不当言行建言批评，其中尤以台谏官为最。史籍可考宋仁宗无奈、讨好赔笑三例，皆是对制度与台谏官员的无奈妥协之笑。

至和、嘉祐年间，后宫的嫔妃女官一直得不到升迁，对皇帝屡有请求。宋仁宗回答没有典故，朝廷不肯执行。有嫔妃说：“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14]186}“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14]186}后来，嫔妃女官又央求皇帝直接降御笔一试，宋仁宗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而遣之”^{[14]186}。此间宋仁宗难得地笑了两次。第一次是笑她们不懂朝廷典故，带着无奈的调侃。第二次嫔妃撒娇使性，当着皇帝的面把御笔撕碎，说这东西根本没用！皇上只是笑着打发她们离去。对于后宫嫔妃女官的私人请求，宋仁宗没有强硬拒绝，而是以试

降旨、戏书御笔的温和方式，让她们直观感受到制度的约束力。

庆历中，宋仁宗亲自选任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王素随即指责皇帝贪色，接受武将王德用所进美女。“帝初诘以宫禁事何从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岂他人比。德用实进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尔。’帝即命宫臣，赐王德用所进女口钱各三百千，押出内东门。讫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时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帝动容而起。”^[15]为了留住美女，面对王素的直言进谏，宋仁宗先是屈尊以“世旧”关系试图缓和气氛，此笑带着几分讨好，既承认了事实，又想以情动人求得理解。最终虽忍痛将美女送出，却也展现出在纳谏与私欲间的艰难平衡，这赔笑中既有对谏官的尊重，也暗含着帝王的一丝委屈与妥协。这一笑放下帝王威严、袒露真心，君臣相知相谅、情同世旧，是宋代君臣共治、直言不讳、君不讳过的体现。

宋仁宗面对嫔妃女官的两次笑例，虽融合生活场景，但后宫妃嫔之请求，涉及官阶、俸禄的调整，需要遵循制度运行才能实现，这在封驳制度严格的宋朝显然是不现实的，甚至皇帝自身的需求也受到制度设计的严格约束。宋太祖时期，曾令后苑造一薰笼，但等待数日也没有进御，皇帝非常生气，怒责左右。左右对曰：“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故也。”^{[16]2947}事情虽小，但各种流程手续却严密烦琐。后宋太祖又怒问宰相赵普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16]2947-2948}赵普解释道：“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16]2948}宋代一些制度成规和祖宗家法的设立，即是为了限制皇帝对权力的滥用，如在宋代臣僚的诸多奏议中，也经常可见士大夫以祖宗家法施压皇帝，约束皇权。宋仁宗以无奈之笑来拒绝嫔妃女官的非常请求，正是对制度的遵从和君臣共治模

式的认可,有意展示了皇权不能任性的宋朝理念。宋仁宗虽有耳朵根软和好色的弱点,但也恪守底线、坚持原则,两次无奈之笑堪称微妙处理国事与家事的表情智慧。

在宋仁宗对王素的讨好赔笑事例中,帝王面带笑意以“世旧”的低姿态来缓和谏官的情绪,这在宋代天子的表情政治中是极为罕见的。但若将其放在当时宽松的政治氛围和现实情境下考察,宋仁宗的讨好赔笑又在情理之中。宋代台谏制度发展到仁宗时期已相当完备,台谏官员的主要职责是规劝君主、监察百官,不仅是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甚至在特殊时期可与宰执群体相抗衡。庆历年间,宋仁宗“增置谏官四员”^[17],扩充台谏队伍,以示听纳之意。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被选任为谏官后,便积极地对皇帝进行规谏。王素随即指责皇帝贪恋美色,请求驱逐王德用所进美女,宋仁宗面对谏官的批评,只得屈尊赔笑,以温和讨好的方式求得同情与理解,最终无奈之下只能忍痛将美女送出。宋代台谏官员对皇帝的规谏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拂谏、废忠慢贤”^[18],下至各种生活细节,如王德用进美女事,无不在台谏官员的监督之下。

北宋仁宗朝,被现在许多人推崇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一阶段,由文人士大夫组成的台谏、宰执官僚群体,与皇帝共同构成了宋代君臣共治的政治格局。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一年间,至诚纳谏、士风宽松、政治开明,士大夫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宝元、庆历之间,宋仁宗曾令群臣商议减省浮费之策,韩琦言:“欲省浮费,莫如自宫掖始。”^{[16]2948}言语十分直白,毫不顾及帝王情面。皇祐年间,张贵妃为其伯父张尧佐索求宣徽使一职,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19]234},此事遂罢。后宋仁宗举袖拭面对张贵妃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19]234}士大夫群体敢于与皇权抗争,言辞犀利,有时太过激动会不顾君臣距离,以致唾溅帝面。而宋仁宗面对臣下的建言,往往会虚心听纳,所谓“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20]。在整体政治风气较为宽松、

台谏制度全面发展、士大夫主体意识高度迸发的仁宗朝,君臣共治格局表现突出。由此观之,似不难理解皇帝对臣子的讨好赔笑。

四、轻松愉悦之笑中的帝王生活日常

宋仁宗的天子之笑,除上文所论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十四例笑,还有与生活日常密切相关的四次轻松愉悦之笑,这对“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2]175}的仁宗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散落在典籍之中的微小笑例,在帝王宏大叙事模式之外,展现了作为普通个体的帝王生活日常。

至和三年(1056年)皇帝患病,由于没有太子,引起朝野普遍担忧,大臣屡屡冒险劝谏。宋仁宗于是自己请来法华高僧。清晨,“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驰奏言:‘法华自右掖门径趋。’将至寝殿,侍卫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请而来耳。’有顷至,辄升御榻,跏趺而坐”^{[13]318}。在焦急等待中,听说高僧到来,他愉悦、期待地一笑。

一次上朝,宋仁宗闷闷不乐。大臣忙问原因,皇帝遮遮掩掩,只是含糊地说:“偶不快。”^{[21]42}大臣怀疑是宫内床第缱绻之事,于是劝告他注意保养身体,不可纵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21]42}原本是件小事,惹得大臣过分猜测,宋仁宗并不恼怒,因为自己没有坦陈,只好自嘲地一笑释然。此笑平易坦诚、质朴无华,足见其真率近人之风。

嘉祐六年(1061年),韩琦在陪宋仁宗赏花钓鱼时,有《和御制诗》云:“花簇香亭万朵开,雕舆高自九关来。轻阴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寿杯。仙吹彻云终缥缈,恩鱼逢饵几徘徊。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22]1044}有人对皇帝说“韩琦讥切陛下”^{[22]1044},宋仁宗大吃一惊,问有何证据,对曰:“琦二十年而得一再侍宴,此正讥陛下饮宴无度也。”^{[22]1044}“上大笑。”^{[22]1044}这是一句玩笑话,皇帝二十年才宴饮两次,当然谈不上饮宴无度,因其机智善谑而大笑。

官员凌景阳与京师豪族孙氏结婚,事先担心对方嫌自己年龄大,有意隐瞒了五岁,成亲后才发现其妻虚报年龄更甚,竟少报了十岁。谏官王素弹劾他娶富民女,宋仁宗只知道凌景阳

隐匿年龄以欺女方，“素因奏孙氏所匿，上大笑之”^[23]。此为轻松解颐、通脱诙谐之笑，亦是近人情、体世态之笑。

以上所举四例轻松愉悦之笑，皆涉帝王生活的日常琐事。宋仁宗迎接法华高僧的愉悦、期待之笑，暗含对侍卫呵止的无奈和对皇嗣诞生的期许。夜晚偶然挨饿，却遭到大臣误解，他也是一笑释然。韩琦诗句被玩笑曲解，面对大臣的机智善谑，皇帝大笑。而凌景阳与孙氏双双隐瞒年龄一事更令宋仁宗忍俊不禁，唯大笑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宋仁宗夜晚偶然挨饿与韩琦诗句被玩笑曲解两个笑例皆与其节俭自持的生活习惯相关。宋仁宗“夜来偶失饥”是因为思食烧羊。“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启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21]42}这份于细微私欲前的主动克制，打破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恣意性，展现了真实生动的帝王生活日常。而韩琦二十年之后再度侍宴，也表明宋仁宗以自我约束杜绝奢靡风气的滋生蔓延。这些颇具生活场面和烟火气息的鲜活笑例，无关乎帝王模式的宏大叙事，当皇权的外衣逐渐褪去，日常的喜怒哀乐仅仅是宋仁宗作为普通个体最本真的情绪表达。

结 语

史籍可考宋仁宗的天子之笑十八例，按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致平均每十年仅四例，在北宋诸帝中频次最低。何以如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探究其中的原因。宋仁宗本性宽厚和善，性格懦弱，史称“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2]175}。这与其少年时代缺乏温暖、备受压抑有关。“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24]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性格严厉，始终保持严肃、不苟言笑的状态，动辄用礼法制度来约束他的言行举止，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使他得不到应有的温情爱意。少年天子本性受到压抑，养成了不露声色的习惯，很少表现出喜怒哀乐。宋仁宗成年亲政后，始终保持着这一性格，曾有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中就有“戒喜怒”^{[7]3566}。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很

大困难。

概括而言，宋仁宗宽厚、赞赏之笑六例，是其仁恕包容个性的体现。婉拒、不满之笑五例，是宋仁宗对臣下的委婉批评，均为保全大臣或朝廷体面。无奈、讨好赔笑三例，是对制度设计的遵从和维系士大夫政治生态的自觉选择。轻松愉悦之笑四例，皆与日常生活相关。就内容而言，涉及文化者六例，包括经筵回避为君漆内棺、宋祁作《鹧鸪天》得宫女、经筵官索要束脩、韩琦诗句被玩笑曲解、胡瑗讲经避讳帝名、欧阳修文被人剽窃得官，其中三例发生在经筵中，而前此君主未见，可见宋仁宗对自我继续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士人的尊重。涉及军事者三例，包括大名府兵背生肉瘤、提升狄青为枢密使、王德用射箭，但都不直接事关战争。与继嗣者相关的三例，皆系宋仁宗面对皇嗣无望时的隐忍与自嘲。另有生活小事四例，包括夜晚偶然挨饿、嫔妃女官索求涨薪、凌景阳与孙氏隐瞒年龄、驱散王德用所进美女，太平年代无大事，小事便记载下来。

这些笑例如散落史册的微光，映照出一位被礼法重重包裹却始终未失温度的君主。因敬畏天命他笑得克制，因尊重士大夫他笑得谦和，因体恤人情他笑得隐忍。总的来看，基本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富有人情味，惯以柔性方式化解人际矛盾，即便心存不满，也常以笑意表达；二是姿态平易、内容驳杂，多生活场景。天子之笑中始终贯穿理性、宽和、克制、体面四大理念，是君权克制的体现，是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是对法度与制度的敬畏。

宋仁宗之笑为研究宋代帝王品格、君臣关系与政治文明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相较于正史中对帝王政绩、制度变革的宏观记载，其各类笑例，是微观层面的“性情史料”，展现了宋代帝王人性化的一面，打破了传统帝王威严冷峻的刻板印象。宋仁宗之笑，既是其个人仁恕、理性、宽和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是宋代政治文明的生动符号，更是对“与士大夫治天下”政治伦理的表情实证。

注释

① 诸葛忆兵：《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江苏社会科

学》201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60.
- [2]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3] 释文莹.湘山野录[M]//全宋笔记: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4] 黄昇.花庵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5]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799.
- [6] 道山清话[M]//全宋笔记:第22册.赵维国,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8] 田况.儒林公议[M].张其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17: 133.
- [9] 王岩叟.忠献韩魏王家传[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556.
- [10] 王岩叟.忠献韩魏王别录[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第8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
- [11] 梅尧臣.碧云骥[M]//全宋笔记: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103.
- [12] 魏泰.东轩笔录[M]//全宋笔记:第2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1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14] 周焯.清波别志[M]//全宋笔记:第5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15]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全宋笔记:第4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119.
- [16] 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7.
- [17]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1: 520.
- [18]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48.
- [19] 朱弁.曲洧旧闻[M]//全宋笔记:第3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20]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M].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89.
- [21]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M]//全宋笔记:第3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 [22] 王安石.王安石诗笺注[M].李壁,笺注.刘辰翁,评点.董岑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21.
- [23] 江休复.江邻几杂志[M]//全宋笔记: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114.
- [24] 司马光.涑水记闻[M]//全宋笔记:第1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9: 102.

The Emperor's Smiles: Facial Expression Politics and Daily Imperial Life of Renzong of Song

Cheng Minsheng

Abstract: Historical records document eighteen instances of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smiling across his forty-one-year reign, averaging four cases per decade—the lowest frequency among all Northern Song emperors. Restrai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Liu in his formative youth, he developed a habit of concealing his inner feelings and rarely displayed his emotion. Broadly categorized, six of his smiles stemmed from leniency and approbation, embodying his benevolence and forbearance. These smiles helped foster a personalized harmonious sovereign-minister bond built on generosity and benevolence. Five smiles conveyed gentle decline or veiled dissatisfaction: they served as tactful reproach rooted in his compassionate disposition, intended to preserve the dignity of ministers and the imperial court alike. Three were helpless grins to please, which show voluntary concessions to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imed at sustaining the scholar-official-dominated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remaining four were casual, cheerful smiles tied to mundane personal affairs, revealing the emperor's ordinary private life beyond imperial regalia. Emperor Renzong's imperial smiles bear two cor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y are imbued with human warmth; he consistently defused interpersonal frictions through mild, tactful smiling, even when discontented inwardly. Second, he maintained an approachable bearing, with smiles arising from diverse, mostly everyday-life scenarios. His smiles epitomize his innate benevolence, rationality and forbearance, serve as a vivid emblem of Song-dynast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furnish tangible facial evidence for the core political tenet of “governing the realm alongside scholar-officials”. His extraordinary willingness to yield imperial dignity in interactions with ministers reflected the Northern Song i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restraining imperial power, show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co-ruling framework shared by sovereign and ministers.

Keywords: Emperor Renzong of Song; smiles; sovereign-minister relations; polit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晨 潇]